

神州方圆如皋月,银河泪洒九天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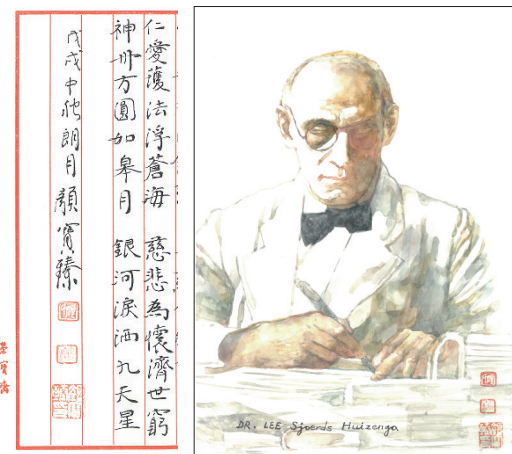
——记民国最大麻风诊所与如皋抗日难民营

□彭伟



日寇犯华期间,不乏在华国际友人挺身而出,设立难民营救护中国百姓。若以江苏一省为例,南京有魏特琳世人皆知,南通又有麦文果女士,近年来因南通市档案馆朱江老师撰文著述,也已世人皆知。当我读到著述时,不禁想起笔者家乡如皋也曾涌现出数位外国友人,主观上以医生、传教士身份来华,客观上的确在那段时间救助过如皋难民。

下图左起:颜宝臻赞海深德诗,颜宝臻绘《海深德像》,戴厚德故居(如皋难民营)毁前与毁后照片对比



关于如皋难民营的故事,还要从彼时中国最大的麻风诊所说起。

20世纪20年代前期,一群以荷兰籍医生海深德为代表的外国传教士陆续单身或携家带口来到如皋。为了方便接近民众,他们为自己取了中国的名字,除去海深德,还有狄克恩、戴希孟、戴厚德兄弟、施美德、顾思爱(女)等等。

海深德医师时为中外知名的麻风专家。他1881年生于荷兰,1883年移居美国,先后在密歇根州凯尔文学院和纽约眼科学院等学校学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20年,他来华工作,长期寓居如皋。1927年秋返回美国,就学于耶鲁大学,于1929年获得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学成归来,海深德继续为如皋病人服务。

海深德在如皋居住在如师附小附近,即原如皋县委招待所河南,府邸名为“安乐家”(冯玉祥题字)。戴厚德、施美德住宅相邻,位于如皋师范外城河对面,狄克恩、戴希孟住宅位于戴厚德、施美德住宅东侧约两三百米(如皋老防疫站内)。众人中,海深德最有名气,他于如皋创办了彼时中国最大的麻风诊所。关于此所详情,笔者曾做论文《苏北如皋麻风诊所兴衰始末》,刊于2023年第3期《中华医史杂志》。

晚清至民国,苏北为麻风重灾区,如皋马塘又为苏北麻风核心区。防范如皋麻风蔓延,对于维护上海公共卫生的意义重大。有鉴于此,海深德长期于如皋经营麻风诊所。

1924年初,海深德于如皋东门家巷与状元坊之间创办临时医院。同期,他又于如皋西方百巷附近建设医院。其时,海深德频繁往来于沪皋两地,为两家医院及诊所购买仪器、家具。1925年上半年,西门工程竣工,临时医院迁往西大街,名为如皋长老会医院。其间,如皋麻风患者陆续上门求诊。1925年底至1926年初,美国麻风救济会总干事谭纳访华期间,来如考察长老会医院,谈及医院约有60名麻风患者。时至1926年底,

1927年初,诊所麻风病人的总数量超过100人。1927年军阀孙传芳的军队进入如皋境内,随后又有北伐军来如,战事不断,医院停业。3月,海深德返回美国读书深造。1930年,海深德已回到如皋,积极联系中国麻风救济会,准备在如皋创办大型麻风医院,可惜未果。1933年5月,如皋长老会医院附属麻风诊所(又名如皋圣教医院附属麻风诊所)重新对外开放。1933年至1938年2月9日,如皋麻风诊所共计发现946名麻风病人。他们来自苏北各地,远的来自盐城、阜宁、东台。诊所每周接待100余位麻风病人,开诊时间比中止前的一周两次,明显增多。海深德每日上午出诊,每周三下午注射。诊所采用大枫子免痛注射剂(南京卫生实验处冯医生发现的)、韦氏乙型鱼油、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阿利波液等先进药物。彼时,如皋长老会医院附属麻风诊所与汕头一家麻风诊所,并称为“中国最大的麻风诊所”。又查相关史料文献,1936年《内政年鉴·卫生篇·防疫》著录麻风诊所仅4家,如皋麻风诊所名列其中。1937年初,《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刊文,评价如皋麻风诊所是中国当时最成功的麻风诊所之一。1940年面世的《中国麻风病院及麻风诊疗所一览表》记载此所门诊人数曾为200名,全国第一。《近代中国华洋机构译名大全》又记,此所是中国麻风诊所中的典型代表。然而随着1938年春日日军侵犯如皋,这所中国最大的麻风诊所也迎来了厄运。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战争升级。对此,海深德仍然计划坚守在如皋。1937年8月,南通基督教医院遭日机轰炸,徐文启医师带领一部分人员来如皋长老会医院工作。1937年9月,海深德携家人移居上海。10月5日,他还通过书信等方式鼓励在如医护人员。1938年第1期(约在3月出版)《麻风季刊》还刊出一则消息:因为战事,江南麻风病人纷纷迁往如皋,如皋麻风诊所病

人骤然增多。海深德委托助理医师常川驻所。1938年3月19日,日军侵占如皋,随后连续骚扰在如外国人。据1938年6月4日施美德写给上海美国领事馆信函(现藏美国国家档案馆,李伟豪)记载:

19号那天……在日本军队到来之前,我们已经让美国国旗高高地飘扬在我们的住所上方。我们在匆忙之间已经把医院设备转移到了城外……

等城市被占领后,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惊恐的人们和他们悲惨的遭遇。这个城市被洗劫一空,妇女们在那些野蛮士兵的强迫下根本没有安全可言。很快,我们住所及周围的人数就达到了一千左右。一些受伤的居民到我们匆忙设立的急救站寻求医药救助……他们紧紧围绕着我们,以此作为他们唯一的安全屏障。在这个法律和秩序已经荡然无存的地方,我们的院子成为两个不大的安全区。

海辛加(应为:海深德、卡尔斯比女士(应作:顾思爱)府邸遭到日军毁坏。到了4月29日晚上,中国军队向这座城市发动攻击……这个城市的争夺战持续了23天,城墙附近成了“无人区”,看不到中国军队接近城池,但这并没有阻挡日军军人在其射程内滥杀无辜。受伤的中国百姓被送到我们院子里接受救治……在这段被包围的时间里,我们冒着风险在城中寻找食物,并且成功地储存了可以食用两个月的食物。

关于上述记载,笔者友人谢克德教授于其英文版《归属新途径》也有记述,笔者试译如下:“日军从南门和东门入城,仅仅遭到零星的抵抗。在日军的占领下,如皋城在日军发泄暴力和恐怖之前,有过短期的平静。日军打劫劫舍,残忍地杀死上千名男子,野蛮地强奸女人、女孩。在抢劫和强奸的那周的最后一天,估计如皋城原有的13万人中只有1万人留在城内。大多居民早已逃亡农村,有些如皋难民在上海避难。尽管敌军在头上盘旋,街上满是恐惧的百姓,施

美德和戴厚德还是将教会医院的设备和家具全部移入东门外他们的院子里。他们在院中贮存了5000磅大米、60加仑洋油、大量的盐和火柴等供给物品。当日军进城的第二天,大约有900名妇女和儿童成为院中的难民。日军坐在邻近的建筑物上,又从马背上窥测院子里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十周里,教会的院子变成了难民营。其中一间教会屋子变成了当时如皋地区唯一的医院,由原来南通基督教医院的一位医生负责管理。教会难民营的工作在六月戛然而止,因为日军强迫所有教会人员、难民移入城内由一所中学改造而成的集中营。由于日军提前两天发出搬家的最后通牒,大部分中国难民在日军到来前已经逃往乡间。日军暴怒,发现剩余的只有教会人员和如皋信徒,一一点名,大约一共170人,把他们送入城墙边的隔离营。在此拘禁3个月,他们被允许返回教会的院子。施美德和戴厚德经过迂回路线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

两种文本里提到的医院,正是如皋的麻风诊所。日军到达如皋前夕,麻风诊所被迫关门。施美德和戴厚德将诊所医疗仪器,悉数运至自己宅中,随后又成为如皋的难民营。笔者于《苏北如皋麻风诊所兴衰始末》将难民营遗址误记为如皋老防疫站(戴希孟、狄克恩恩府邸,后为日军作为医院,于2017年城市改造中拆毁),于此更正。正确的难民遗址,在施美德和戴厚德离开如皋后,随后被日军破坏。那位去上海的海深德医师,一度被关进日军在上海的集中营,受到日军迫害,于抗战胜利前夕,患癌离世。

2018年,有感海深德诸人救助如皋人的往事,我恳请友人天津美院国画系主任颜宝臻教授为海深德博士造像,他欣然题笔,又于那年中秋赋诗一首:“仁爱护法浮沧海,慈悲为怀济世穷;神州方圆如皋月,银河泪洒九天星”,道出了世人对海深德、施美德的崇敬之心。

如东掘港西三元殿档碑

□赵一锋

掘港西三元殿档碑原立于掘港西北大街西三元宫内,为清道光年间该庙住持怀清大和尚在场、县、分县三级批准下募建,碑文详细记录了庙田的取得数量及位置,其目的防止庙里不肖徒子徒孙或其他人侵占盗卖庙田。这块档碑对研究当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都极具价值,是沟通古今的重要文献载体。

掘港西三元宫建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规模较大,有山门、中殿、大殿三进,两旁有都天殿、观音殿、小郎殿、猛将军殿等配殿,1949年与西方寺、淮庵庵等一同改建为如东县中学校舍。笔者初中时第一次看到西三元殿档碑,当时被嵌于学生宿舍墙内,估计因此得以保存。碑文起首三位当时场、县、分县的行政长官,第一位是两淮盐署通州分司掘港场大使单懋德,浙江会稽人,监生,候补知府身份署理掘港场事务。第二位是江南省通州直隶州如皋县知县范仕义,云南保山人,进士,范仲淹后裔,道光年间五任如皋知县,为官清廉,政绩卓著,有“佛子”知县美誉。原本盐场大使为正八品,知县为正七品,按道理场大使应排在知县后,但这位单大使是候补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第三位是江南省通州直隶州如皋分司掘港主簿姚城,安徽桐城人,监生,主簿是知县佐贰官,相当于副县长,协助知县管理一方民政事务。这三位虽在官场上上下下,但私交甚厚,三人曾同游掘港碧霞山吟诗唱和。泉东历史上是淮南重要盐场,行政上属于双重管理,既有民地属于如皋县的管理,又有灶地属于通州盐署各场的管理,两者往往存在交叉由此存在当时掘港乃至泉东有趣的官场现象。明代两淮盐场大使除管理盐务外,还有管理灶户的司法、治安、民政等,但场大使品级较低,为不入流小吏,往往很难管地方事务,清雍正六年,擢升盐场大使为正八品。清代以来,泉东经济得到极大发展,掘港更是有“小扬州”的美誉,泉东一定程度又独立成一个行政单位。清雍正九年,由于掘港场经济社会发展又远离如皋县城管理不便,故增设掘港场主簿一职,自称如皋分县,主簿衙署设在课盐署西侧,掘港正式成为副县级城镇,拥有了司法管辖权,泉东政务悉由其管理。掘港场主簿衙署大致管理东到大海西至双甸任家旗杆的范围,大致相当于如东县的范围,抗战后如皋和如东两县分设还是有历史渊源的。

碑载西三元宫立碑的事情具体由监生江晴和场攒刘述祖主持,这二位是本地人,碑末尾同捐名单里也有这二位的名讳。监生江晴应该是本地比较有威望的乡绅,属于民间代表,场攒刘述祖属于官方代表,场攒即场攒典,是管理钱粮税收政务的小吏,隶属于掘港场主簿署,大概相当于税务财政局局长。

碑文详细记录了西三元宫建于明万历壬子年(1612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鼎鼎元将庙后八亩水田以五万四千文“绝卖”(不存在赎回的可能)于本庙一个叫止水的和尚,田租作为神前的香火。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施主家修、章炳元等的祖先们出资白银六十八两在掘港场西曹家桥购买水田十亩赠送于庙里,田租作为都天圣诞法会的费用。都天信仰在泉东比较普遍,据说是为纪念唐代安史之乱中殉国的忠臣张巡、掘港、丰利、潮桥都有都天法会,“跳马夫”即源于此,2018年“跳马夫”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碑的记录算是一个历史的书证。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乾隆二十二年掘港一亩水田5.67两银子,到乾隆五十八年一亩水田6.75两银子,清中期一亩水田大约五六两银子。本来庙里的田契都放在家修祖不肖之徒盗卖盗废田产,请示场、县、分县三级立档档碑公示于众,有接受社会监督的意味。

碑末尾有里人管声、黄志礼、范永恭、项祺等十七人和庙住持怀清和徒弟道中共同捐募建立,如皋城里彭王祁书写的碑文,字写得很隽秀有力,估计是当时一位有威望的先生,时间是道光十五年七月(1835年),碑体历大一百多年,字迹清晰美观大方。2007年编撰《掘港镇志》时,孙保林和张德彩二位老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俯身恭录碑文,收于镇志当中,给后人留下一篇宝贵历史文献,2021年此碑入藏如东博物馆。

大浪淘沙,历史上能留下让人记住的人物少之又少,再过几百年,人们提到京剧或许只记得梅兰芳,提到中药只记得同仁堂,提到网络大咖或许只记得马云、马化腾……西三元殿档碑提及人物34人,其中:官员3人,小吏1人,僧人3人,里人26人,其他1人。站在碑前,我们仿佛可与古人对话。

灶丁

□王士明

明末清初泰州安丰场(今属东台)的诗人吴嘉纪有一首绝句,专咏白头灶丁六月煎盐之苦:“白头灶丁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苏北沿海盛产食盐,盐场密布,分属淮南、淮北,合称“两淮”。据《康熙通志》载:“两淮都转运使司辖三十场。”所产之盐销往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和河南的一部分地区。清代通州盐运分司辖有九个盐场:丰利、掘港、耕稼、角斜、石港、金沙、余西、余东、吕四。嘉庆七年(1802)产量达10余万石,以后渐减至半。盐运分司驻石港。明清两代,通州各盐场共有三四万盐户,即从事产盐的盐民。这一带在西汉初年是吴王刘濞的封地,他召集战争和灾荒中的流民,煮海制盐。后来的历代统治者继续将流民和前朝遗民遣送到海边烧盐,编为“灶户”。灶户中男子从15岁至60岁应役当“灶丁”(也称“煎丁”),负担烧盐的劳役,有10万之众。

古代通州的盐业生产一般是以煎煮海盐为主要形式。煎盐的原料是咸卤,燃料多为海滩、河沟上的芦苇、红草。盐民们在海滩上堆取含盐较多的灰土,用水泼浇,并挖坑积含盐较高的卤水,待卤水达到一定浓度以后,再把卤水注入器皿(大铁锅)中煎制。

灶丁起火煎盐,一般从子时(午夜0点)至亥时(22点)成一伏火。待水分蒸发后放皂荚末子,不多时即结晶成盐。然后贮入蒲包,堆在场上待售。

据《州乘》载,明清两代的灶丁苦不堪言:“海滨灶丁厥苦万状。缚草堆坎数尺膝,寒风砭骨,烈日烁肤,藜藿粗粝,不得一饱,此居食之苦也;海沙渺漫,人畜窃饮,欲守无人,不守无薪,此积薪之苦也;晓霜未曙,忍饥登场,刮泥吸海,伛偻为嗽,此淋卤之苦也;暑日流金,海水齐沸,煎煮烧灼,后面变形,此煎办之苦也;寒暑阴晴,晴日有程,煎办索额,鞭挞随之,此征盐之苦也;春贷秋偿,盐不抵息,极及子母,束手忧悖,此磨盐之苦也。”另外,灶丁的生命也极无保障,常遭海潮吞噬。

清代徐宗干有《煎丁歌》曰:“大风起兮海开口,波涛直达天地吼,堤上有人不能立,堤下有鱼不能走。堤上人与堤下语,有语不闻但挥手。我日驱之登岸行,俯视岸下人如草马如狗,日没万里昏,马上看星斗;星斗不见云雨来,揽辔倒行一步一回首。瞥见灯火明,隐隐居荒舍,卤井在其左,草灰积其右;门前编以芦,檐侧复以瓦。吞鱼以为食,饮水以为酒;寒不能育儿,饥不能顾妇。盛暑衣不离其身,严冬衣不蔽其肘;破屋只容两三人,土塙无户无窗。年年风潮来,吹卷忽鸟有;言有护身墩,日夜居培类。嗚呼!率土之滨何处不可谋栖身,曷为乎荒凉不毛之区濒海灰盐为业子孙守?予济甯与商人,曾谒内人受田亩。商人逸比王侯,煎丁无以父母母。千万生灵待此堤,内外完固且厚。民到于今受其赐,范公之功不可朽。田变沧海海变田,恒产不立胡能久!”

此诗作于嘉庆年间,对灶丁的苦不堪言的生活刻画入微,令人悲悯泪下。

本版投稿邮箱:csjy1000@163.com

左起:西水水闸旧址,挡浪墙板桩,三甲盐场遗址,同仁泰盐业公司。



张謇在吕四的垦牧事业

□朱今更

张謇在今吕四的垦牧活动主要有以下四项:

一、在鹤城设立了“同仁泰盐业公司”,又称总公司。

过去民间常说世上有三桩苦:“航船、打铁、磨豆腐”,其实烧盐的“煎丁”是苦中之苦。为了改善煎丁生活(救国先救贫),革除盐案和改革盐的生产方式,部分煎改晒腾出草滩植棉,张謇于1903年收购了李通源盐垣,在鹤城东北角创设了同仁泰盐业公司。

同仁泰盐区在鹤城之北海边,东西长约18公里,南北(最宽处)5公里,大体以三甲镇为界,东为晒盐区,设丁渤板晒公司,有晒板2万多块;西为煎盐区,在天汾设聚煎公司,集中煎盐,有煎灶24付,旧煎灶428付,1920年东西盐场合并称大板盐场。

同仁泰盐业管理有方,产品质量大有提高,1903年下半年至1918年,旧煎(分散个体户)、聚煎(集中工厂式)、日晒和松江晒合计产盐42万

桶(每桶200斤),其中板晒盐占45%。同仁泰的盐由于质量好而享誉海内外,1908年在荷兰万国展览会上获一枚金质奖章,1918年在巴拿马获特等奖,另有一只约48公分高的立体仿真银质菊花奖杯,做工精细高档,存于原县工商联办公室,后失踪。

1932年同仁泰盐业公司另寻他人承办,1940年日寇入侵,拆毁了同仁泰房屋,建起多座碉堡。后来,同仁泰在镇南(复南路东西临河街河南)建了三四幢房屋作新址,解放后的1958年改建为南通水产学校,学校停办后又建为县干部休养所。

1946年土改,灶区分给了农户作农田,板晒场划归了三甲盐场。至此,同仁泰完成了历史使命,旧址几经变迁,现今是大路边一个停车场。

二、百年之秀挡浪墙。挡浪墙实为挡潮保堤,位于鹤城之东10余公里的秦湾廖角嘴的黄海边,

它面向东北,与东北大潮横刀立马针锋相对,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守住了这片海角陆地,保护了鹤城以东的万顷良田、南侧蒿枝港口的稳固及相连的2—7堤。这是垦牧第一大关键工程,也是状元公日夜牵挂之处,更显示了状元公超人的智慧和远见卓识。

挡浪墙建于1905年的垦牧初期,全长1581米,初为土堤,后有土墙、板墙和水泥墩墙三种结构,至1941年共长1479米(其中土堤7段长495米,板堤3段540米,水泥墩堤2段长444米)。多少年来,海龙王始终斗不过状元公,挡浪墙似海上钢铁长城,把海潮牢牢地挡在外面,有效地保护了堤内土地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近年由于海岸线的变迁东移,挡浪墙已没有海潮可挡,但它仍顽强地屹立在那里。2020年4月,本人实地丈量残墙,只有455米(其中板堤42路,长206米,墩堤105座,长249米,土堤已消失)。

挡浪墙是我国三大名挡之一,另二

挡是新疆30里挡风墙和万里长城挡风墙。现今那里已建为张謇垦牧挡浪墙公园,传递张謇实业救国的伟大精神。

三、建造船闸水闸和水道,完善水上交通运输和控水排水减灾的功能。

建了船闸二座:东浙一闸(即今吕四念一总船闸)和镇西七八总船闸(今大洋港桥位置)。

建了天汾、西水两座水闸和镇东门水闸,以及通航节制两座水闸。开掘镇东南角蚌蜆坝向南四华里的水道(仍在),连接倒岸河向东排水,保护了镇南部的安全。

四、设立了“吕四渔业公司”,地址在东北门同仁泰盐业公司路西。

这是张謇1904年为捍卫我国海疆与渔业生产,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总局后的分局单位,堪称是中国近代海洋渔业发展史上伟大的里程碑。现今旧址上是原水产公司和职工住宅楼。